

因为杀人，他成为众人追缉的危险猎物。

因为爱人，他步入复仇的不归路。

毒猿的冷硬派，其实是一种男人的浪漫。

新宿鲛II

曹逸冰 译

〔日〕大泽在昌 著



毒猿

毒猿

新宿鮫II

〔日〕大泽在昌 著 曹逸冰 译

图字：06-2011-22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宿鲛. 2, 毒猿 / [日] 大泽在昌著；曹逸冰译
—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3
ISBN 978-7-5506-1201-3

I. ①新… II. ①大…②曹…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37001号

DOKUZARU - SHINJUKU ZAME II by OSAWA Arimasa

Copyright © 1991 OSAWA Arimas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Kobunsha Co., Ltd..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OSAWA OFFICE,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本书简体字版由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书 名	新宿鲛. 2, 毒猿
著 者	[日] 大泽在昌
责任编辑	李 涛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公司网址	北京凤凰天下网 http://www.bookfh.cn
印 刷	三河市延风印装厂 三河市杨庄镇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235千字
版 次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1201-3
定 价	32.80元

目 录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10
第三章	020
第四章	033
第五章	041
第六章	052
第七章	063
第八章	073
第九章	080
第十章	087
第十一章	099
第十二章	112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章	第十九章	第十八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六章	第十五章	第十四章	第十三章
219	214	212	204	200	196	186	171	160	148	129	126	123	116

第二十七章	225
第二十八章	238
第二十九章	240
第三十章	242
第三十一章	246
第三十二章	255
第三十三章	263
第三十四章	266
第三十五章	271
第三十六章	279

第一章

贩子穿着深蓝色的运动衫和黄色的棉裤。一头长发遮住了半个耳朵，头上还戴着顶阿波罗帽。

鲛岛目测，他的年纪是二十三岁。眼看着就快到傍晚的下班高峰了，新宿站西口的人群熙熙攘攘。只见他靠在一根粗大的柱子旁，好像在等人。亚光的银色墨镜在帽檐下泛着光。

鲛岛则蹲在七八米开外的另一根柱子旁边。牛仔裤加T恤衫，腰上系着一件毛衣。

他还戴着晶在歌舞伎町的夜店买给他的墨镜，那镜片是正圆形的。晶笑话他说，要是穿上西装，再戴上这副眼镜，“就像黑帮的杀手一样”。

之所以蹲着，是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更散漫一点。

贩子不可能单独做生意。肯定有人在其他地方装成路人放风，时刻注意着巡逻的警官和鲛岛这样的刑警。

鲛岛已经知道谁在放风了。二十米开外的小店旁边，有个身着西装的男子正在看体育报纸。那西装是不起眼的灰色，但是配了一条红色的领带。

鲛岛注意到，那人会不时地抬眼看看周围。

这两个人都是新面孔。以小摊为主的暴力团的本乡会是最近才开始涉足信那水生意的，他们手里还有“纯金枪鱼”和“999”那样的高级货，都不知道是从哪儿搞来的。

两个月前，鲛岛听说有人在西口贩卖“纯金枪鱼”，而且背后还有

本乡会撑腰。

“纯金枪鱼”很难搞到，价格也偏高，一支要五千日元。而且，一旦尝过“纯金枪鱼”的滋味，模型店卖的信那水就再也满足不了瘾君子的需求了。他们会不惜任何代价搞到“纯金枪鱼”。

蛟岛相信贩子并不认识自己，不过他还是很谨慎。他乔装打扮，换了发型，以免贩子和放风的人认出自己。

蛟岛一直忍着没有抽烟。打火机的火和烟，总会在不知不觉中引人注目。而且附近又没有烟灰缸，要是脚边掉了一地烟蒂，即便不是毒贩子也会对自己起疑。

蛟岛看了看放风的。他左手拿着报纸，右手举起小饮料瓶往嘴里倒。

他会不会把空瓶带回去呢？蛟岛心想。带回窝点，灌进不知从哪儿搞来的信那水。又有五千块进账了。

以前他曾捣毁过一个由普通年轻人构成的甲苯贩卖团伙。他发现有位少年在自动贩卖机旁边的垃圾桶里捡小饮料瓶，之后顺藤摸瓜，查到了整个组织。

那是个十六岁大的高中生。他听说集满空瓶一百个，拿到某个地方，就能换到五千块钱。蛟岛从少年口中打听到了换钱的地方，前去监视，并跟踪了出现在那个地方的男子，一路找到了贩毒团伙的老巢。

那名男子家里是做酒水生意的，他是家里的次子。他把收购来的空瓶子全堆在了店里的轻卡车上，跟小山一样高。

窝点里还有两个刚满二十岁的俱乐部女公关。她们是在店里和那名男子认识的，在男子的教唆下加入了犯罪团伙，和男子从小一起长大的涂装店的儿子也在团伙之中。两个男的都是初犯，倒是两个女的，在十三岁的时候就进了暴走族，小偷小摸、卖淫、恐吓……前科累累。团伙的头子是最年轻的那个女的，第一次审问她的时候，她还坚称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只是来打工的而已，但后来那两个男的吓得脸色惨白，把什么都招了，警方这才发现女的才是主犯。

而且那女的脚踏两条船，和那两名男子都有一腿，两个男的则以

为对方真正爱的是自己。其实女的另有相好，因伤人罪正在服刑。

放风的把瓶子丢进了垃圾桶里。看来鲛岛猜错了。

他察觉到，自己险些错过了来买毒品的客人。

客人从东口的马路那儿走了过来，看上去只有二十多岁。他穿着红色的尼龙运动装，戴着白色的口罩。头发好像刚染过，乱七八糟，一副放荡散漫的模样。口罩下露出的脸颊上长满了青春痘。

一周前，鲛岛发现“口罩”就是他们的信号。

信那水、甲苯生意中共同的标志就是放在嘴边的手。装成咳嗽的样子，把拳头放在嘴边，然后在有贩子的地方来回走动。于是贩子就会悄悄接近，轻声问你需几瓶。

但这一信号实在太出名了，容易被警察发现。因此，最近这一信号出现了各种变化。

“西口的纯金枪鱼”的白口罩就是变种之一。

刚染过头发的年轻人双手插在衣袋里，弓着背走了过来。

贩子看了看放风的。放风的迅速环视四周，发出了表示“安全”的信号。这一带的信号是伸手摸一摸领带。

之前一位巡逻警官路过的时候，放风的举起手捋了捋头发。见状，鲛岛险些笑出来。

用两根手指做出一个圈，举到额头，是全国通用的信号，表示“条子（mappo）”。可他们不能在有警察在的地方摆出这个手势，否则警察一眼就能看出他是放风的。

然而，把手伸向额头这个动作已经成了一种条件反射般的习惯。于是这个地区就顺势把“用手捋头发”变成了信号。

靠在柱子上的贩子突然站直了，他渐渐走近快要走到自己面前的年轻人。

他的嘴巴微微一动，而年轻人也回答了。鲛岛凝视着两人谈价钱的全过程。

贩子的左手搭在年轻人的肩膀上，右手则接过了年轻人递给他的

折好的纸币，接着又把原本藏在左手里的钥匙交给了年轻人。

那是新宿站不计其数的储物柜的钥匙。

贩子又对年轻人说了些什么。恐怕是在告诉他那是哪儿的储物柜。

年轻人一个转身，朝来的方向走去。两人渐渐分开。

年轻人来到贩子指定的储物柜前，用钥匙打开柜门。装在饮料瓶里的“纯金枪鱼”就在柜子里等待着他。

来往的人群吞噬了年轻人的身影。贩子则缓缓走了起来。

放风的没有动静。

蛟岛站起身。他等待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了。

贩子拿了钱，把藏有信那水的储物柜的钥匙交给客人。但他们不可能随身携带几十把钥匙。

万一被警察抓住了，身上又有大量钥匙，储物柜里的货物就会被没收，而且这些钥匙也会让贩子不打自招。

因此，他们身上最多只有两三把钥匙，卖光了就去补充。

可是他们并不会去找放风的补充。贩子被抓的时候，放风的也会被抓，所以团伙不会让放风的带钥匙。

贩子朝位于西口的百货商店的地下卖场入口处走去。

入口前方，停着好几辆金属推车。

上面摆放着面包、厨房用品、首饰，等等，专门面向来来往往的路人。

最靠边的一辆推车上摆放着项链和胸针。贩子停下脚步。卖东西的是个四十岁上下的矮个男子，他穿着三件套，头发稀疏。

贩子伸手拿起推车上的胸针。矮个开口说话了。

矮个身后摆着一张圆形的椅子，和百货商店的橱窗近在咫尺。还有一个小型保险箱，专门用来放赚来的钱。矮个回过头，打开了保险箱。

就是他。

蛟岛跑了起来。视野的角落里，放风的大吃一惊，赶忙举起手来。

贩子背对着蛟岛，而矮个正在倒腾保险箱。

放风的发疯似的挥手，然而那两人并没有察觉到。见状，他不禁

连连后退。若是鲛岛表明身份，他就准备逃之大吉。

矮个男子合上保险箱的盖子，回头看向贩子。这时，鲛岛已经来到了贩子身后。

矮个脸上顿时露出狼狈的表情。鲛岛一把抓住贩子的右肩。

“不许动。”

贩子愕然，回头望向鲛岛。他这才发现放风的已经不见了，吓得脸色惨白。

鲛岛出示了警察手册。他换了副口气，说道：“我是新宿警署防犯课的鲛岛，能不能把手里的东西给我看看？”

矮个男子面无表情。鲛岛知道，矮个子向贩子伸出的右手中，有三把储物柜的钥匙。

“干吗啊，我们犯法了吗？”贩子咽了口口水说道。

“哼，你刚才做了些什么，我都看见了。”鲛岛对贩子说道。

“什……什么，我做了些什么……”

“这是储物柜的钥匙吧。柜子里装着什么啊？”鲛岛毫不退让地说道。要证明贩子卖过信那水，方法有的是。问题是那个矮个摊贩。

“是……是商品啊。”矮个说道。

“是吗？那你跟我来一趟，当着我的面打开看看。”

说时迟那时快，贩子甩开了鲛岛的手。鲛岛见他要逃，一个扫堂腿，怒吼道：“你敢逃！”

周围的空气凝固了，行人纷纷停下脚步。贩子的墨镜掉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倒在马路上的贩子呻吟着咬住嘴唇。

“畜生……”

“要我把你铐起来，啊？”

“饶了我吧。”

“好，那给我站起来。”

鲛岛把贩子拖起来，对矮个说道：“把保险箱打开。”

矮个男子依然面无表情，把保险箱交给了蛟岛。蛟岛抓着贩子的右手腕，继续说道：“我让你开。”

矮个打开了盖子，露出装有纸币和硬币的小盒子。

“把那个盒子拿起来。”

小盒子被拿了起来。蛟岛看了看矮个，矮个低头不语。

小盒子下面放着二十多把储物柜的钥匙。

四名制服警官接到蛟岛的报告来到现场，还来了两名新宿站的铁道警察。

七名警官将矮个和贩子团团围住，一同朝新宿站走去。

只要铁道警察出马，就能立刻搞清那究竟是哪儿的储物柜。矮个看透了这一点，招供了储物柜的位置。

蛟岛一行人打开了每一个储物柜，没收了所有信那水。

下一步就是立刻捣毁负责灌信那水的“工厂”。放风的已经逃了，留给他的时间并不多——就在他们来到第七个储物柜前的时候。那里是东口人流量最大的地方，也是使用频率最高的储物柜。

他们已经收缴了二十多瓶信那水了。两位警官拎着袋子，把没收的瓶子往里装。

储物柜前挤满了手持行李的乘客。新宿站除了早上，就属这个时候人流量最大。

“然后是哪儿？”打开柜门，收缴了里头的毒品之后，蛟岛向矮个问道。

从刚开始，矮个就是能少说一句是一句。蛟岛心想，他肯定在担心自己的下场。

贩子暂且不论，这矮个肯定是有星（前科）的。或许还是本乡会的正式组员。如果自己被警察抓了，进了班房，就会给组织造成损失。组织会如何惩罚自己呢？恐怕他现在满脑子都在担心这些。

矮个的手指一个没少。不过在不远的将来，他很有可能会少那么

一两根手指。

表面上是因为他违背了组规，擅自贩卖信那水。其实是断了组织的重要资金来源，所以才要砍手指以示惩戒。

在审问他的时候，他肯定会坚称卖信那水是自己的主意，绝不会说是组织的命令。

要是承认了，本乡会组长以下的主要干部都会遭殃。

到时候，就不是一两根手指能解决得了的问题了。

周围人群中的一小声悲鸣，让鲛岛回过神来。

熙熙攘攘的乘客，看见制服警官出马跑来看热闹的人群。众人突然散开。

一个浅黑色皮肤的高个男子拿着个闪闪发光的东西出现在鲛岛面前。

他不是日本人——一见那浅黑色的皮肤，鲛岛首先想到的就是这句话。

男子穿着深蓝色的厚夹克，下面则是有很多口袋的工作裤，底下露出一双沾满白色污渍的工作鞋。但这条裤子对这个男子来说太短了，茶色的袜子有一半都露了出来。

男子面无表情，只有一双眼睛发出锐利的光芒，仿佛找到了寻觅已久的猎物。之后，鲛岛才注意到他手上拿着的，是不锈钢的菜刀。

现在再大声警告已经太迟了。浅黑色皮肤的男子用母语大喊一声，朝背对储物柜的矮个男子冲了过来。

“哇——”矮个一声惨叫。旁边的警官大吃一惊地望着矮个的脸。矮个一个转身弓起背，一把抓住那名警官的肩膀。

鲛岛终于采取了行动。他朝浅黑色皮肤的男子冲去，用肩膀撞了他一下。

浅黑色皮肤的男子被撞开了。警官们和周围的人群终于明白了自己眼前究竟发生了什么。

惨叫声四起。整把菜刀全插进了矮个男子右侧腰部上方，只能看见刀把。

男子的惨叫声震耳欲聋。

“好痛啊！好痛啊！”

他瞪大双眼，眼角仿佛就要裂开了。嘴巴也张得硕大，几乎能伸进一个拳头。鲜血喷涌，在脚边形成一摊血水。

“好痛啊！警官！好痛啊！好痛啊！好痛啊！”

矮个伸手抓住一旁的警官的制服衣襟。

最靠边的铁道警官喊道：“喂！”

他朝跌坐在地的浅黑色皮肤的男子扑去，另外两名警官也跟了上去。四人在车站的地板上扭成一团。

“叫救护车！”

蛟岛大喊一声，一位警官站在对面，手持警棍，正要跑去请求援助。警官赶忙放下警棍，急忙伸手抓住肩膀上的无线对讲机。

“喂！撑住啊！”

矮个男子双腿无力，蛟岛伸手托住他的腋下。男子的体重，令他抓住衣襟的警官不住地抽动双腿。

矮个张大嘴巴，可是已经喊不出来了，只有嘴唇还在不住地颤抖。

他的脸色迅速变白，眼皮慢慢耷拉下来。

在他身后撑着他的蛟岛的衣服，转眼间被男子的鲜血染红。

“让他坐下，让他坐下！把他的心脏放低一点！”

矮个像个娃娃一样瘫坐在地，他的头几乎就要掉在警官两腿之间了。

“干吗啊……这究竟是要干吗啊……”贩子瞪大双眼喃喃道。

被数名警官压制住的浅黑色皮肤的男子被拽了起来。蛟岛注意到，他那没了血色的嘴唇毫不间断地开闭。蛟岛来到矮个面前蹲下，说道：“喂！喂！撑住啊！能听见吗？喂！”

矮个男子的眼皮已经闭了一半。那脸色几乎不能用惨白来形容了，简直与土色无异。

“他快不行了。”撑着他的警官脸色苍白，白色的手套上布满血迹。他伸出手摸了摸男子的脉搏。

“别管这些，跟他说话，救护车来之前别让他失去意识！”

正当鲛岛准备回头看看那浅黑色皮肤的男子的时候，他的肩膀撞到了贩子的膝盖。贩子想尽可能离浅黑色皮肤的男子与警官远一点。

贩子突然蹲了下来。他发出阵阵哭声，就像是猫叫一样。

“饶了我吧，饶了我吧，这是怎么回事啊，喂，这是怎么回事啊，饶了我吧……”他双手抱胸，蹲在地上喃喃道。他的眼睛一直盯着浅黑色皮肤的男子。

他深陷恐惧之中。

浅黑色皮肤的男子被三位警官控制着，两名警官分别抓住他的双手，另一名警官则抓着他的头发。他的嘴唇还在动，嘴角的白色泡沫已经快干了。

他的眼睛和喉结很大，向外突出。鲛岛深吸一口气，站起身，来到男子面前。

他并没有反抗的意思。

“够了，把他铐上。”

在警官铐手铐的时候，男子的嘴唇依旧动着。他的眼睛并没有看着鲛岛，而是凝视着鲛岛身后那徘徊在生死边缘的矮个男子。

鲛岛又深吸一口气。男子的体味扑鼻而来。

他终于明白了。

男子口中喃喃不绝的是祈祷之词。

第二章

矮个男子没有撑到医院，在半路上就因为失血过多死了。正如鲛岛所料，他是本乡会的成员，姓佐治，今年四十一岁，算是组里的骨干。

而捅死他的亚洲人只说自己叫阿里，他几乎不会说日语。用英语问他为什么要捅死矮个男子，他也只能用母语回答。

鲛岛只能先将阿里带回新宿警署。

鲛岛给警视厅打了个电话，请本厅派一位翻译过来。本厅的警务部教养课有一个翻译中心，那里有会说英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俄语、汉语普通话、汉语广东话、韩语、他加禄语、泰语、乌尔都语的职员。这些翻译有的是大学外语系毕业的，是以专业人员的身份进的警视厅；有些则是在进入警视厅之后才学的外语。接电话的职员大致推测出了阿里的国籍，说是立刻派翻译过去。

贩子所在的审问室就在阿里的隔壁。照理说应该等贩子平静下来再进行审问，但放风的已经逃了，而且有必要了解阿里和贩毒团伙有什么关系，鲛岛决定立刻审问贩子。

对阿里的审问，必须等翻译来了才能进行。如果翻译在鲛岛审问贩子的时候来了，就由防犯课课长桃井和刑事课的人一起审问他。

鲛岛在贩子对面坐下，中间隔着张桌子。审问记录由刚分配到防犯课的新人丸山刑警负责。

“你叫什么？”鲛岛问道。贩子没有带任何能够证明身份的东西。而佐治带着驾照套，里面还装着印有组徽的名片，这才确定他是组员。

“川崎。”贩子用虚弱的声音说道。他还不知道佐治已经死了。

“川崎？川崎什么？”

“川崎一郎。”

“你是川崎出身的，所以叫川崎一郎是吗？你以为能瞒得住吗？一查你的指纹就行了。”

贩子倔强地瞪着鲛岛。

“你也知道这不是小案子吧。你是本乡会的人吗？”

贩子摇了摇头。

“好，那我再问你一次，你叫什么名字？”

“户田。”

“户田——”

“户田治树。”

“治树，你卖了多少？”

“什么多少？”

“时间、量、人数。”

“今天是我第一次出来……”

“喂喂，你当我是偶然撞见你的吗？”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盯的？”

“你觉得呢？”

“一个礼拜前。”

“你们的手段还挺隐蔽的，你觉得我光凭一个礼拜能查出来吗？”

“两个礼拜。”

“提问的是我。”

户田沉默了。他肯定在想，佐治的伤势究竟怎么样了。如果佐治的情况允许警方审问他，那自己一个人撒谎就太不明智了。如果佐治把什么都招了，只有自己不招，那他可就遭了殃。反之，如果佐治什么都说不了，或是已经死了，那警方得到的情报就都是从自己嘴里说出来的了。还是不要多嘴得好。